

· 独幕话剧 ·

TONGZHI DE ZEREN

同志的責任

春风文艺出版社

F4247

0506

內 容 提 要

这个剧本，是描写某部队军医、扶
重伤患者时，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的责任感和革命的人道
主义精神。

2

同 志 的 責 任

炳臣 林蔭著

☆

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沈阳市沈陽路二段宮前里2号）

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記証出字第3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9,000字·印数：1—9,000 1960年5月第1版
1960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T10158·196 定价(7)0.06元

时 間：1958年初春一个傍晚。

地 点：凤凰山下某駐軍医院外科办公室。

人 物：赵学成——外科軍医，中尉，二十七岁。（赵）

馮 荣——外科护士，女，二十岁。
（馮）

刘主任——外科主任，大尉，三十五岁。（刘）

張护士——外科护士，女，二十五岁。（張）

王队长——某公社生产大队长，女，四十岁。（王）

布 景：舞台正面設有兩張辦公桌，桌上有電話，辦公用具，左側有條長椅，右側是通往院部的便門，靠右側牆前立屏風，挂着幾件雪白的工作服，牆壁上有幾條標語、衛生掛圖等醫療用物。

幕 启：办公室空无一人，显得格外肃静。只有桌上的马蹄表“滴嗒滴嗒”的响着。少顷，馮荣上。

馮：怎么屋里連个人也沒有？小張！小張！又跑那野去了。（整理桌上的东西，拿赵医生的医嘱看，自语地）12点給4号病人注射，并注意观察病情。（說着拿起鬧表上弦）

（赵軍医上）

赵：馮荣，明天患者出院的事，联系怎么样了？

馮：一切都办妥善了。赵医生，15号病室的那位患者完全好利索了嗎？

赵：怎么，你有点不相信嗎？

馮：不是我，是办公室那些同志說……

赵：我看你和他們也是一样。

馮：說真的，起初我真有些怀疑，闌尾炎，不开刀，吃中藥，我可是第一次听說。

赵：再遇一次就不新鮮啦！

馮：我看那位病人这几天那个精神勁，能吃能喝，能跑能跳，我的态度就完全变了。唉呀！差点我給你忘了，（从兜中取出一封信，想递

又停)这里有您一封信。

赵: 我的信? 从哪来的?

馮: 你猜猜看。猜对了給你, 猜不对……

赵: 又是請客是不是?

馮: 好! 那你就猜猜吧。

赵: 赶快給我, 我还有事要办, 明天一定請客。

馮: 沒那么便宜的, 这封信比两斤白梨还甜呢!

赵: 那你就当梨吃吧, 我不要了。(欲走)

馮: 噯, 赵医生你別走啊, 这是患者写給你的感謝信。

赵: 什么? 感謝信?

馮: 就是15号的患者。你坐下听我念給你听。

赵: 不用念啦, 医生治病这是他的职责, 这有什么可感謝的。

馮: 赵医生你这话可不对啦, 救死扶伤虽然是做医生的天职, 可是要遇到不負責任的大夫……(赵制止了馮的話)

赵: 这话离题太远了, 现在是几点了?

馮: 七点二十。

赵: 我先去——(小張进来)

馮: 你跑那去了?

張：收发室来电话叫取东西去，这东西咱可是白跑腿。（用眼睛瞥了瞥赵）

赵：（明白地）怎么，又是我的，给我吧！

張：什么？

赵：取来的东西呀！

張：說的倒容易。（把手中的信晃了晃）

赵：是不是也要請客买梨呢？

馮：不买梨也得来苹果。

張：誰象你，就認吃。

馮：吃得飽，睡得好，身体才能胖得了，对不对赵医生？

赵：对，对。（边說边奏到張身旁，冷不防，將信夺下跑一边看去）

張：好，你失信用？

馮：赵医生，是那里来的？

赵：沈阳。

張：当然是徐青来的啦。

馮：两天半不回去就来信叫啦。

張：这叫恩爱情长。

（赵看信神色有些緊張，紅潤的臉色顿时变成蒼白，馮、張同时观察到問題的严重）

馮：出了什么事情啦？

張：徐青怎么啦？

趙：她得了急症入院了。

張：那信是誰寄来的？

趙：他們机关。

馮：噢，我明白，这是喜事呵！赵大夫該当爸爸了。

趙：看你想到哪去了，我們結婚才不到半年呢！

張：那到底是什么病？

趙：信上也沒写清楚。

馮：前两天还来信，怎么一下子就入院啦？

張：(对馮)赵医生，你打算怎么办哪？

趙：这个……

馮：什么这个那个的，快去沈阳看看吧。

張：对，去政委那說一下，赶晚車回沈阳还来得及。

趙：刘主任也不在家，我走了这些患者怎么办？

張：不要紧，我們去請内科宋大夫帮帮忙。再說王医生天亮也該回来了。

趙：王医生临走时虽然是那么說的，可到时候回不来怎么办？再說晚間值班的时候，如果要

来个急診，那就不好办了。

馮：那徐青的病……

趙：我想不十分要紧，誰還沒个病病灾灾的，信上也沒說的那么厉害。

張：我看也不見得，如果要是病情不严重，机关也不会来信。

趙：这說明組織对同志的关怀。

馮：可你就对同志……不，对自己的爱人就那么不放在心上。

趙：好厉害的嘴呀！（看看表）別扯啦，我还得到病房去看看，有事喊我。（穿隔离衣）

馮：那——我来替你值班吧。

張：对啦，你前天值夜班，昨天連夜做手术，你也該休息一下，看你这两天的顏色就有些不好。

趙：医生的責任是不能讓护士代替的，謝謝你們的好意。（下）

馮：赵医生就是这么倔。

張：我看赵医生对个人的事不太关心，对工作却有高度的責任心。

馮：哈哈，你的評語倒很好哇！

張：可不是唄。還有你，今晚上一不是你值班，二沒有事情處理，你來干什么？

馮：我睡不着覺。

張：別跟我耍嘴。愛，你先等一會，我去會兒就來。（下）

馮：我知道你要到政委那裏去。（又在翻看醫牘，電話鈴響了起來，拿過耳機）喂，那裏？是，我姓馮，劉主任不在。

（通話時劉主任已走進屋來）

劉：誰說我不在，進來個大活人都看不見。哪來的電話？

馮：他也沒說，電話已經撿了。

劉：那就算了。

馮：劉主任什麼時候回來的？

劉：剛下車。嗨，我這二十多天不在家，辦公室都變樣啦！

馮：可不是，要再過些日子我們可就該“失業”了。

劉：這倒新鮮，有多少出院的？（看出院簿）

馮：今天就走十幾名同志。說不定再過三天五日就都走光了呢。

劉：那我們就成無患者醫院啦。（笑）

馮：刘主任这几天會議开得怎么样？

刘：我是滿載而归，不过把你們可忙坏了吧。

馮：护理工作还好，医生可有点吃不消了，黑天白日的忙，赵医生这两天連吃飯睡眠的时间都很少了。

刘：赵医生呢？

馮：查病房去了。

刘：好，一会我也走走。唉，小馮我给你带个好消息来。

馮：(不明其意地)好消息，什么？

刘：你看了保險乐得閉不上嘴。

馮：看你說的。

刘：今天报纸你看过了嗎？

馮：沒呢。主任，有什么好消息？

刘：可真是件好消息，还得給你道喜呢！

馮：(惊疑地)我！我有什么喜？

刘：你这眼力真不坏，终于挑了个好对象，李大勇同志都登报啦。

馮：(惊喜地)真的？你又和我开玩笑。

刘：好好看看吧，在第三版，(馮把报纸接过来)标题是“模范兵役干部李大勇”。(稍停)小馮，

怎么还不办喜事啊？

馮：(羞臊地)看你說的，刘主任。

刘：你們可真是积极分子配模范啊！(哈哈大笑起来)
(赵上)

赵：主任回来啦。

刘：小伙子，几日不見，就又瘦又黑啦，忙的够
噲吧！

馮：主任，剛才赵医生接到……

赵：(制止馮)主任，这回带回来不少經驗吧？

刘：学习了这二十多天，真大开了眼界，譬如肝
硬化不再是不治之症，針灸治愈急性闌尾炎，
什么胆道疾病啊，葡萄癌啊，总之过去不少
認為不能治或不好治的病，中医都給解决
啦！过去我們注意运用的不够，中医里面可
真有不少宝方。

赵：主任，你走后，咱們科按着党委的要求，又
开展了三項中医疗法，全科护士初步学会了
針灸，20号病房入院半年多的韓进瑞，也用
針灸治好啦，明天就出院。

刘：好啊，等会我去看看他，这些日子医院的变
化也不小啊，你們也都够辛苦了！

赵：（坐下写东西）沒啥。

馮：（听到这里才插上嘴）这些日子呀，赵医生是白天上班，夜里值班，你看眼睛都挂紅絲啦……。

赵：（打断地）小快嘴，嘟嘟起来沒有完……

馮：（不示弱地）本来嘛！……主任，还没告訴你，赵医生的爱人病了……

赵：小馮，我看該給你改改行，咱們院正缺个广播員。

刘：徐青同志怎么啦？

馮：那信还是人家机关里写来的呢！

赵：（想说又不想说）只說入院啦，也沒說什么病。
（取出信，刘接过）

刘：（看信）徐青病重入院請速来沈。……那快向院长請下假，你回去看看吧！

赵：不，主任，誰还能沒有个病……

馮：病的不知怎么样，病不重机关里怎么能来信？有主任在家你就去看看吧。

刘：小馮說的对，病不重机关里怎能替她来信。
（看看钟）老赵，現在正九点，十一点有趟快車，今晚上我来值班。

赵：不！主任你剛回来，明天再說吧。

刘：正因为刚回来，我才需要熟悉熟悉情况。
好，我去给你请假去。（欲下）

冯：主任，你就打个电话吧，听说院长正在开会。（正要播铃，对方电铃响了，刘接）是，是，政委同志，我是刘雨山。对，刚回来，知道啦，好，一切照办，是。（放下耳机）政委已经批准老赵去沈阳。

赵：政委怎么知道的？

冯：那有什么奇怪的。你不说缺广播员吗？现在已经有了。

赵：又是你们搞的鬼。

刘：是小张报告的。政委指示叫你现在走，那你就动身吧。

赵：不过9号10号病人刚做完手术……

刘：我负责观察。（转身对冯）你去告诉通讯员先买张车票。（对赵）你赶快收拾一下。

赵：主任，那我快去快回。情况都在病历上，我再陪你到病房去看看。

刘：我自己去吧，你再把病情纪录整理整理。
（穿隔离衣下）

（赵坐下沉思片刻，起身想走，张匆忙上）

張：趙醫生，給你買票去啦。

趙：這又何必大驚小怪的呢！叫政委還跟着分心。

張：你當醫生的應該懂得患者的心情才是。

趙：請你把這處方交給劉主任。

張：好。你快走吧。

趙：那你們就受累了。（下）

張：（拿起醫囑，若有所思地）這處方先給劉主任看看。

（劉與馮同上）

劉：老趙走啦？

張：嗯。

劉：這二十多天，科里工作有很大進步，韓進瑞住了半年院，終於用針灸治好了。老趙是個好同志啊。

馮：患者們今天還寫信表揚他呢！

劉：是啊，一個孤苦伶仃的孤兒，在黨、在部队的培養關懷下，現在已經成長起來了。青年人前途是遠大的。

（電話鈴響起來）

劉：（接電話）喂，你那裡，值班室——趙醫生不在——我姓劉——是——什麼——砸傷？要急救——在那裡？——鳳凰山民兵鐵礦

厂——好！馬上去。

馮：（听是民兵鉄矿厂，神色惊奇）啊！砸伤，民兵鉄矿厂。

刘：小張、小馮，你們去通知手术室、化驗室、血庫，准备急救。

馮張：是。（同下）

刘：砸伤急救，如果伤情严重，一定得做手术，这——哎呀；我一个人可怎么能处理呢？能不能讓老赵——（汽車喇叭声）

馮：（上）主任，都准备就绪啦。

刘：哎！小馮，赵医生走了沒有？

馮：可能还没走，你的意思是……

刘：（沉思片刻）算啦，到現場再說。（欲下）你讓通訊員把王医生請来。（下）

馮：（搖電話）喂！小刘嗎？我是外科室，麻煩你去找趙王医生，就說有重患者。好，对。（放下話筒）凤凰山民兵鉄矿厂，会不会是——看我想哪去了。（焦急不安地）可人有旦夕禍福，徐青同志不是……（少頃）对，我挂个電話問問。

張：（上）小馮，你給誰挂電話？

馮：(局促地)我，我是問問王医生來了沒有。

張：小刘已經去找啦。不忙，咱們把手術室先整理一下好嗎？

馮：好。(仍然不動)

張：你怎么啦？

馮：我？沒什麼，沒什麼。

張：你的臉色怎么这么难看哪，是不舒服了嗎？

馮：沒有，沒有。

張：(用手摸她前額)哎呀，怎么这么燙啊，是感冒了吧！你先休息一下吧。

馮：不，(冷靜地)張姐，你說會不會是……

張：看你吞吞吐吐地，什么事你就說唄！

馮：我想會不會是他……

張：(明白了)好啦，不要胡思亂想。鳳凰山民兵鐵礦廠人可多了，哪能那么巧是大勇。

馮：不知怎的，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象有个不祥的征兆。

張：我看你这是多慮。不要象小孩似地風一陣雨一陣地，快把心收回來。

馮：这也許是……

(一个通訊員手持電報上說：“這是趙医生的電報，請你

交給他。”說完下)。

張：怎么又来电报了？說不定赵医生已經走了。

小馮，你安靜一下，我去看看就来。

赵：(上)这么晚了，救护车又做什么去了？

馮：是凤凰山……

張：(搶快地)凤凰山有个患者。赵医生你还没走。

赵：車票还没买来。

張：这里有你一封电报。

赵：啊！电报。(接过看)

張：是徐青同志病重了吧？

赵：啊！

馮：怎么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事呢！

赵：你說什么？(張示意馮不要說)

馮：民兵鉄矿厂砸伤人啦。

赵：那么說救护车是救急去了？

張：是。

赵：哪个医生去的？

馮：刘主任。

赵：这，这，你們怎么不告訴我一声呢？

張：你不是要上沈阳嗎？

赵：沈阳那里有专科医院，这里現在需要我。